

中国钱币学社往事拾遗

谭泉楼读照



丁彥 编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泉币学社往事拾遗

照读楼泉谭



丁蘖 编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泉币学社往事拾遗:照读楼泉谭/丁蘖编著.

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6.9

ISBN 978-7-5458-1304-3

I. ①中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古钱(考古)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K875.6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65357 号

责任编辑 杨柏伟 汪 昊
封面设计 汪 昊
版式设计 郦书径
技术编辑 吴 放

中国泉币学社往事拾遗

——照读楼泉谭

丁蘖 编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豪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×1000 1/16 印张 23 字数 300,000

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304-3/K·235

定价 100.00 元

自序

《中国泉币学社往事拾遗——照读楼泉谭》一书，经过将近 20 年的写作，千方百计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认真梳理，其中有些章节随着新证据的获得，进行了多达数十次的修改，意在让所述尽量接近历史原貌，现在终于成书，如释重负。

“照读楼泉谭”是承袭父亲丁宗琪（1913.6.13—2003.9.29）的书斋名而为。“照读楼”是父亲 1925 年左右，初识王荫嘉先生时，王老以“日照即读”之意勉励父亲勤奋读书而起的书斋名。“日照即读”与晋代祖逖“闻鸡起舞”之意相类似，不过，前者是读书，后者是习武，都是告诫人们惟有勤奋方能有所作为。在民间，工人做工、农民种地也有“起早抵三更”的俗语。勤奋是中国人历来推崇的一大优点，理应代代发扬。

“泉谭”的“谭”即“谈”，“泉”指“古泉”，“泉谭”主要是父亲生前所讲的故事，我作了一些整理，是两代人的作品。

王荫嘉先生“照读楼”手迹原件，1953 年左右似有一睹，经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，家里所有的线装书、信札和众多的民国刊物统统被毁，未能留存。所幸在父亲生前的泉币拓本上找到了钤有“照读楼”阳文、阴文的印章各一方，寻觅到它的踪迹。另有一枚“余香室”之印是父亲卧室之号。这类民国时期，文人沿袭前代旧俗所为的风雅之举，现在，因为居住条件的改变和生活习惯的变异，鲜有人为了，为让今人了解过去，略作说明。这三方印章是苏州著名篆刻家张寒月先生（1906—2005）年轻时为父亲所刻，用料讲究，或鸡血，或田黄。



丁宗琪

如今，这三方图章也找不到了，可能在上世纪 50—60 年代生活困难时转让。好在朱印犹存，可补遗憾，印在书上，可一窥上世纪 30 年代初，姑苏城内浓重的文风。

撰写此书是将父亲丰富多彩的收藏人生做个总结，古泉是他的最爱，痴情之深使他对中国历史有超越常人的理解，这为他从事青铜、瓷器、玉器、字画等众多古代艺术品收藏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和文化知识基础。本书是《泉币》的补充。泉界关心的重要人物周仲芬、张叔驯的事迹有所提及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此书之成，似还有下述意义：

其一、以父亲与长一辈的泉友们交往的实事为写作基础，用素描的方法粗浅勾勒出收藏家、学者、爱好者和钱币商各类人物的面貌，让读者看到一个立体的画面，从而客观、真实地了解、认识“中国泉币学社”昔日活动情况，以志蓼莪之痛（“蓼莪”出自《诗经》中一篇悼念父母恩德，诉述失去父母之孤独及未能终养父母而抱憾凄怆感人的故事，清代方玉润称其为“千古孝思绝作”）。

其二、我乃目睹中国末代“嗜古族”的见证人，一出生便与古物结缘，自 1949 年懂事起至 1964 年 9 月参军离家前的十五六年中，父亲与原“中国泉币学社”的泉友们交往的情景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记忆之中，自觉有责任将父亲一生交游广阔，阅历丰富，实战能力高超的生活历程和他的泉友们的故事忠实地记录下来。1954 年起，父亲与罗伯昭先生等泉友的往来书信命我代笔，1960 年我考上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，暑假里父亲奖励我去上海玩了一个多星期，见到了神往已久的罗先生。杭州的蒋伯璜、无锡的鲍驹昂均是父亲的长辈，年纪要长父亲 20 多岁，每年春、秋两季必与父亲数度相聚，论泉赏泉，乐在其中。他们谈论一个古钱，就是讲述一段历史，遥远又似乎近在眼前的动人故事，让我着迷，在



我幼小的心田里深植下尊重历史、热爱祖国的种子……

苏州古城内的钱币藏家蒋仲川、秦子帋、张仲复、俞簪一，文玩前辈管复初、叶叔重、洪玉麟、朱子元、姚仁荪，我皆有幸亲见其人，亲受教诲，交往时间最长的要数百岁老人谈祖麒，延续到2012年。

1966年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1969年4月我回到阔别将近五年的故乡，这才发现，世界已变了模样。在“文革”中，古物被斥为“封（建主义）、资（本主义）、修（正主义）”的东西，很多人被抄家，就是因为古董惹的祸。我家之所以幸免，

一是父亲新中国成立前的活动，鲜为人知，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参加工作，没有单位也就没有了一般由本单位组织的红卫兵；二是人缘好，母亲是居委会小组长，独门独院的居住环境，让父亲与最后一代玩古族之间的交往，封闭在大门之内，外人并不知晓；三是大姐和我都在部队服役，双军属“革命家庭”的红纸条贴在大门上，少了不少麻烦。

其三、忆古鉴今，着眼未来。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经济大发展，人民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，收藏钱币的人愈来愈多，较之以前“中国钱币学社”大约全国200人的数字，涨了百倍，爱好者达两万之多。但是，现在的收藏与过去完全不同了，全民收藏、大众收藏水平不高，写文章常常是从资料到资料的堆砌，以误传误和拍脑袋杜撰的文章屡见不鲜；用炒作代替艰苦的研究，用虚假的拍卖，将普通人的“身价”骤然抬升。过去的人写一个历史人物是十分郑重其事的，至少生前有过交往，比较了解，不然，怎敢下笔？如今的人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从这里或那里随便抄录几句，连自己也没有消化，新作便出笼了……凡此种种，究其原因，急功近利之心在一些人心中膨胀。背离了追求知识之首要目的，追



作者1974年4月同济大学毕业前夕于上海
(许惠明摄)

逐脱离现实经济状况的利益，自吹自擂，以虚假的信息，误导舆论，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。

回顾前人之集泉是一种平和、高雅，重在求知的行为，惜物爱人，少功利之心，文化雅韵寓于平常之中。古钱作为一种历史艺术品，它的经济价值是由存世多寡，历史地位和文化含量所赋予。民国时期，事业有成，经济宽裕的人，岂敢将“钱”字挂在嘴上？“钱”被鄙称为“阿堵物”。那时的社会氛围，有志气的穷人是受到尊重的。在学校里，家境不同的学生，如果考得一样的分数，排名肯定是穷学生在前面。若有富人看不起穷人，便会遭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。富人不敢张扬，以拥有文化财富为荣，社会正气方能得到弘扬。前贤的行为值得今人学习，厚古薄今、重文务实，方能知不足而锐意进取，唯有倡导潜心学术，孜孜矻矻，锲而不舍，埋头研究的优良文风，方为收藏缔造精神世界的正道。古钱收藏主要是丰富自身的精神、文化生活，提升个人的历史、艺术素养，并无以物傲人之心，这种严肃、正确的收藏态度和严谨、平实的学风正是今人所迫切需要的。

其四、填补空白，充实史料。1940—1945年，罗伯昭先生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危局之下，领导“中国泉币学社”和当时社会上的精英们一起借古钱收藏，扬爱国之情，筑精神长城，抵御日寇推行奴化政策。他自谦：“聊事雕虫，藉消积垒”短短八个字，言简意赅作出了高度概括。抗战胜利后，泉友们都希望投身建国大业，是故推崇宋代“建国通宝”……“中国泉币学社”频频聚会的组织活动，虽然告一段落，但是，作为终身之爱，对古钱的兴趣和相互交流仍在继续。直至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而终止。

其五、让先贤长存，使来者继起，抗战时期的“中国泉币学社”是一个自发的兴趣组织，因古钱而缘聚，相爱终生。在这个民间组织里，社员之间不以年龄、职业、财力而存高下之分，尊卑之别，“爱泉一家”。罗伯昭先生的表率作用更感动泉界，在“北方（药雨）、南张（叔驯）、西罗（伯昭）”中国三大古钱收藏家中，他后来居上，雄居首位。他从不以学识傲人，更不以财力雄厚轻人，而是以身作则兢兢业业，开创泉学研究和考证之风，撰写古钱论文百篇之多。泉友

王君复在《泉币》32期上盛赞罗氏严谨、刻苦的学风，“贰贰俗书证宋槧，钱泉平议后孰？”罗氏卓见代表了民国时期泉学研究水平的高峰。

尊老爱幼，凝聚力超强更使罗伯昭先生成为大家口服心服的泉界领袖。早在1926年，张叔驯邀请周仲芬等人发起成立“古泉会”；1936年，张叔驯再次邀请丁福保、叶恭绰等人成立“中国古泉会”，但是，刊物只办了5期就夭折了。直到1940年，罗伯昭先生定居上海，振臂一呼，众泉友纷纷响应，方才大功告成。他将中国泉币学社社长之名，让给长者丁福保先生，自己屈居副社长之位，而实际事务全由他亲自张罗，泉友聚会到他家，备好茶、烟、点心；以《泉币》杂志名义收缴的会费往往收不抵出，由他垫付；对杨成麒、马定祥和家父丁宗琪等小青年更倾注了长期的关爱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学社活动停止后，他照旧承担起家长的角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尤其1956年公司合营后，社会状况起了根本变化，以售泉为生的杨成麒没了生计，被分配到西北从事一般性的商业工作，罗伯昭联合孙鼎先生积极反映，将杨从即将启程西北的火车上召回，后来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……他爱物及人、古风飘逸，这样的谦谦君子应该在近代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，他的身上处处展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光，他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代表人物，身前身后都是知识阶层人士心中的楷模。

“中国泉币学社”诞生在国土沦陷、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。对年轻人而言，历史似乎远去，他们看到的世界已经没有了硝烟和战火，没有了饥寒交迫和杀戮，而我们的上一代是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。“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”。书中对二位被日寇杀害的苏州人作了介绍：一是大收藏家刘瑞芬之孙刘公鲁先生，二是《围城》作者钱锺书先生夫人杨绛的三姑母，曾被鲁迅痛骂，但是，晚节彪炳千秋的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荫榆女士。他们的罹难，知道的人很少，但愿，本书在谈论古钱收藏的往事中，将这段痛苦历史告诉读者，希望后人永远铭记，七十多年前的国耻近在眼前，年轻一代要了解过去、着眼将来、自强不息，中国才有美好的未来。

罗伯昭先生对古城苏州情有独钟，对苏州人礼貌崇文的传统赞赏有加，十分尊重苏州人。令他高兴的是邀请到王荫嘉先生来担任《泉币》“校对”。旧时“校



刘鄂

对”，实际上是现时的责任编辑，具体的编务工作全部由他一肩挑。王荫嘉先生是个责任心极强的人，因爱泉“癖”深，一诺千金，为报知音罗先生，常常抱病劳作。繁重、辛苦的编务工作，外人是很难想象的，从1期到32期，为了《钱币》杂志的准时出版，他倾注和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！而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爱好而自觉付出，没有一文钱的报酬。

苏州的古钱收藏开全国最早之风，距今1500年之前的《顾烜钱谱》就是产生在这片文化厚重的土地上，虽然，它未能传世，早已佚失，所幸青史有载，它艳居第一的地位，不容置疑。

明、清二代，苏州更独领风骚于全国。以清代为例，苏州的藏泉家有乾隆时的顾沅（湘舟，1799—1851），光绪时的刘瑞芬（1827—1892），其子刘世珩（1875—1926）、其孙刘公鲁（1900—1937）绵长三代的收藏。还有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刘鄂（1857—1909），字铁云，号志残，浩藏古钱，遗留姑苏。清末民初，则以周德馨（仲芬，1867—193？）最负盛名，闪渭卿（清代光绪年间，武将闪魁殿长子）先集后弃。袁克文（1889—1931，袁世凯二公子）在苏州生活过一段时间，收集古钱，怡情书画。

至上世纪30—40年代，是聚集在王荫嘉先生周围的最后一批“古钱迷”，其中最年轻和痴迷的要数父亲丁宗琪了，他自号“丁古钱”，在古钱收藏上倾注了巨大财力和毕生精力。其次还有陈钰、黄德麟、唐景蔚、沈子芳（1913—1998）等等。

封建社会首重文史，古钱原本是官场上的玩物，凭泉论史，以泉交友。通晓历史的人，观察事物往往入木三分。封建社会败亡后，民国时期则由热衷古钱传统的富商张叔驯、罗伯昭出面组织钱币学社，导引社会重文厚史的风尚。1949年以后，大陆社会政治、



袁克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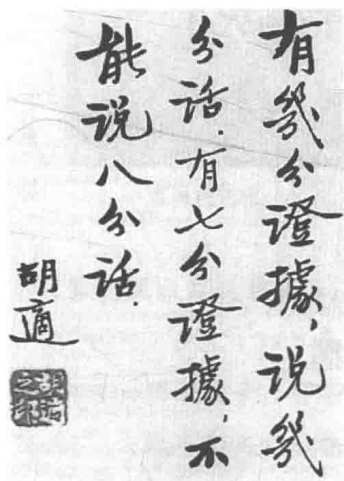
经济发生了巨变，民国时期古钱收藏家罗伯昭、沈子槎、孙鼎等人的藏泉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纷纷捐赠国家。1979年，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后，中国再次巨变，不过由于社会状况的变化，古泉的文化、历史功能未能有效展现。

幼时的我是遍阅中外名著、聆听祖母和父辈友人口述故事长大的。前辈的口述历史贵在真实，贵在他人（非当事人）不可替代，它是正史的一部分。国外非常重视口述历史。如今的青少年，很多人是看电视长大的，电视剧的质量非常令人忧虑，与真实历史相悖的情节，缺少文化的言行……起不到启智、育人的作用。

本书是“狗尾续貂”，我试着将1925年至1966年间，中国泉币学社老一辈藏泉家的真实往事捡拾起来载入历史，这比失载要好得多。

自忖实事求是，匡正谬误，传播文化，还原历史，乃应负使命，限于能力和精力做得非常不够，尚待吸纳意见，再作改进。

父亲丁宗琪在时代大转变中承接了古玩前辈的经验，他说：“在长者面前，我无话可说，古物知识一大半是听来的，琢磨自得者，甚微。”今日思来，这才是文化继承之精髓要义耳！昔日无声，今天谈论似“大音希声”以轻声细述往事，如霏霏春雨“润物细无声”，这才是文化。我是从事技术工作的，凡事较真，一丝不苟是长期的工作习惯，不过，技术与历史遗物的研究还是有区别的，前者可以量化，后者则十分困难。老子哲学，“为者常成，行者常至”的精神驱使我以“信言不美（美言不信）”为原则撰文。胡适先生说过：“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。有七分证据，不能说八分话。”是我写作的自律信条。本书的故事以父亲生前口述和留存拓片为凭证，并可以在《泉币》上找到依据，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，基于事实是写作的原则，褒贬人物则凭良心。但愿本书以史料价值据泉学一席之地，梁启超先生曾经说：“史料者何？过去人类思想行为留下之痕迹，有纪录传留至今日者也。”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57页）这正是我写作之首推要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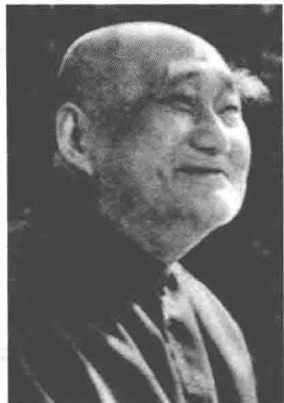


本书以古钱为主轴，围绕它展开介绍古钱知识、古今人物、历史掌故和风景名胜以增加它的可读性，定位为科普读物。它的出版让读者多了一个选择。愿青少年中多一些人喜欢古钱，中国悠久历史中的生动故事，方能代代相传；若书中有些事能成为掌故，读后能从中激发爱国之情，立下自强的梦想，则大幸矣！中、老年朋友们，若能从书中寻找到已逝岁月的丝丝旧痕，找回童年或青春的欢乐时光，不亦乐乎？！

中国的古钱知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，本人才疏学浅加之时间仓促，书中差错难免，希望读者不吝赐教，以利再版改正！

张寒月先生简介

张寒月先生，原名兆麟，字莲光，号寒月斋主。江苏省苏州（原吴县）黄埭乡人，生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6月9日，幼年学佛，及长即皈依佛门，曾拜印光为师，自号“空安居士”。礼佛、治印、一生苦修，成百岁人瑞，圆寂于2005年4月18日。



张寒月先生

张寒月自幼与书画结缘，钟情篆刻。1923年师从吴昌硕，又得赵古泥亲授，集甲骨、钟鼎、秦玺、汉印之精华，古为今用，自成一格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“金石杵”享誉书画界。民国时期，结交文人墨客，盛誉载时，例如：叶恭绰以“凿破混沌，雕镌造化，不滞于物，斯为能者”之言相赠；诗人、书法家苏局仙用七绝一首，赞其神韵：“六枚卷石示天章，跳出常规自主张。神化不知有浙皖，别生逸趣耐思量。”著名文人郑逸梅（1895—1992）在九十四岁高龄时仍然难忘张寒月的金石作品更以长篇文章称赞道：“有些端肃如硕彦君子，有些妩媚如婵娟美人，有些刚挺而介生毅士，有些萧散如遁世隐逸。”由此可知其艺术魅力，难怪不少人说，张寒月的作品，横看、竖看皆可得其出神入化之妙。

张寒月先生一生曾为章太炎、吴待秋、吴湖帆、郭沫若、赵朴初、邓散木、沙孟海、胡厥文、王个簃、张大千、吴作人、萧退庵等名流贤达治印，誉满天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与张大千先生鸿雁不断，喜续旧谊。

著作有《寒月斋主印存》、《张寒月金石篆刻选集》、《鲁迅笔名印谱》、《苏州园林四十八景》、《名人肖印》、《杭州西湖十景》、《苏州东山紫金庵十六尊者像》等等。一生最巨的作品是《苏州西园五百罗汉》造像。此外，以姑苏的古桥、古塔、名胜古迹为题材的金石篆刻也广受欢迎，它是以艺术手段来表现地方文化和历史内涵的一种新创造，更开拓了刻印艺术的新领域。

张寒月先生是当代吴门金石篆刻界影响巨大的代表人物，称之为近、现代印坛

巨匠毫不过分。

张寒月先生，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江苏分会理事，西泠印社社员，苏州市政协委员，苏州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，苏州市书法家协会顾问，东吴印社顾问，苏州市佛教协会理事。为1983年首届“全国篆刻征稿评比”评审委员；曾被评为江苏省德艺双馨艺术家。

（张寒月先生相片由其弟子、张寒月金石篆刻研究会会长周梅女士提供）

叶恭绰在苏州：“大齐通宝”和“凤池精舍”

叶恭绰（1881—1968）先生，字誉虎，号遐庵，清末举人，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仁学馆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公务之外，热衷古字画收藏，对古钱币亦倾情已久。

1912年6月，叶恭绰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，虽是前清官吏的他，曾受皇恩却能幡然转变，拥护共和。1912年4月，孙中山先生卸任临时大总统后，拟主持全国铁路建设，8月抵京，叶恭绰详为介绍中国铁路之历史及现状，相谈甚洽。孙中山先生大喜，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吾之北也，喜得一新同志焉”即指叶恭绰先生。后来，孙中山先生著《建国方略》一书，全书对中国交通、邮电事业之发展，多倚重于叶之思路。

叶恭绰1921年任交通总长，将交通部所属四校即上海南洋大学堂、唐山工业专科学校、北京铁路管理学校、北京邮电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，并被推举为首任校长。1921年10月10日，民国成立十周年时，发行“邮政开办25周年”纪念邮票一套四枚。图中三人，分别为当时任总统的徐世昌、总理靳



云鹏及交通总长叶恭绰。叶是上了邮票的在世名人，其影响和地位不容小觑。

1923年5月，孙中山任命叶为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长，此时，叶仍在北洋政府任职。1924年4月兼盐务督办、中央银行董事、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，1927年又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、同文馆馆长等职。1928年，毅然南下，脱离北洋政府在上海定居并与著名画家、苏州人吴湖帆先生结识成为订约的忘年之交。之后，常常来苏州活动。

1929年，他在上海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，与朱祖谋等人组织词社，

1931年任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董事、国民政府铁道部长。1932年，去职后不再出任政府官职，转向文化、慈善事业，1933年任“中山文化教育馆”总干事。1934年，在沪倡建“上海博物馆”等等。

叶恭绰先生对苏州恋恋情深，1932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在苏州逗留数年，先是与张大千、张善子昆仲合租“遽园”（今网师园），张氏兄弟在园中养虎、画虎，名动画坛，叶老则与苏州士绅张一麀、民国名人李根源先生等人大兴文化，更有意在苏州定居。

1936年夏，张叔驯邀叶恭绰、丁福保、王荫嘉等人成立“古泉会”。是年秋，叶恭绰在苏州与吴湖帆、王荫嘉谈论古钱会时，说道：“我藏泉不多，任副会长徒有虚名耳！”王荫嘉笑道：“尊翁比肩张少爷并不难。张以四眼‘大齐通宝’自喜。苏州有一枚美品‘大齐通宝’，您老若有意，或可玉成！”叶恭绰闻之心动，说：“若有此古缘，足矣！万望成全！”于是，王荫嘉便约吴湖帆和父亲一起到“遽园”拜访叶老。

“大齐通宝”是南唐前期所铸，存世极少。清代道光年间杭州戴熙（醇士，1801—1860）有一品缺角者，在自编《古泉丛话》中附有拓图，至同治年间李竹朋作《古泉汇》亦收录此图。太平天国攻陷杭州时，戴投钱塘江而死，这枚缺角大齐从此没有了踪迹，传说戴佩钱投江，生死不离心爱之物。

上海古泉商戴葆庭先生年轻时十分勤奋，常常独自周游数省，深入穷乡僻壤寻找古钱。1925年，初冬的一天来到江西鄱阳县乡下，有几个小姑娘在踢毽子，便驻足观看，突然，一个毽子飞到了他面前，捡拾一看竟然钉着一枚“大齐通宝”，可惜钱上穿了四个洞，他便想办法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，回到上海，送到张叔驯处，张大喜，出500银元巨值购入（相当于中等收入人家一年的开支），并从此自号“齐斋”。

“大齐通宝”或缺角或伤残成四眼，其实只是少数泉友间的传闻，世界之大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1934年前后，父亲在清末官僚、两壘轩主人、光绪年间苏州知府吴云（1811—1883）后人处购得数件青铜器〔如今，青铜器早已让出，而由端方幕

僚褚德彝（1871—1942）保存下来的清代嘉兴朱善旂（1800—1855）致徐同柏（1775—1860）即籀翁涉及青铜器拓图装裱的一封信及端方（1861—1911）题字竟然还在，并由原苏州图书馆古籍馆研究员叶瑞宝先生帮助释读。正欲告辞时，家人拎出一串古钱，说一并售与你吧！青铜器价值高，成交后，父亲见这一串古钱中有“大齐通宝”一枚，便又添上百元，卖家再三道谢，双方皆大欢喜。这枚古钱品相上乘，文字清晰、身披绿锈，历来泉家对这类介于生坑与熟坑之间的传世品，最为推崇。因为，生坑古钱果然身世过硬，惜有时品相欠佳，文字漫漶不清或粘连的情形较为常见；熟坑被人摩挲已久，锈斑全无，令人生疑。而这枚“大齐通宝”古朴可爱，正面锈少，背面钱孔四周一块绿锈斑十分致密，微微隆起。王荫嘉见后，赞美苏州前辈收藏古钱历史悠久，全国难以匹敌，父亲视为珍宝。1936年，叶、王二人被张叔驯相邀，加入古泉会，张举叶任副会长。泉友中有饶舌者，因叶藏泉不多而戏称“空头泉家”，叶曾向王吐露心声。王荫嘉遂问父亲：“大齐通宝”若得善价，肯否让出？父亲答道，“我等年轻，从无在古钱上与人争高下之念，怎不能相让？！”闻得此言，荫嘉先生十分高兴，决意作伐。

三人到达叶住处后，品茗论泉，父将“大齐通宝”早早交给荫嘉先生，心想，去拜会叶恭绰先生这样大名望的前辈，自己只带耳朵去，叶与王、吴二人谈兴很高，叶与吴谈字画，王亦精，三人像开研讨会。王与叶论古泉，说收集古钱在精不在多，自己蓄得二千多枚已经足慰平生了，没有做大藏家的念头，叶亦非常赞同这个观点，相互谈兴甚高，约半个时辰后，王将“大齐通宝”递与叶老。叶一接手，便精神为之一振，说：“藏得此泉，吾副会长之名不虚也！张公子金多，四眼‘大齐’岂能与此美品同日而语哉？！”大喜之后，欲以一千五百元巨金购藏，说此泉二倍于张叔驯之四眼大齐，方显公道。荫嘉先生急忙阻道：“吴地乃尊翁故乡，同乡之谊，只收半价！”叶老却说：“苏人爱吾，领此深情！然而，贱买之事，断断不可。岂能让人耻笑耳！”相持中，吴湖帆示意，父亲立即起身道谢：“贱藏获前辈青睐，明珠垢尘重光彩！仁翁得之，泉坛生辉！有得半价，吾已足矣！”然而，叶老不许，说，“长者垂范，方能化育世界，低于千元，岂敢纳藏？！”旧时，相互间转让古钱，一般由藏家出价。玩古宗旨是惜物爱人，古道仁

风，为世传诵。相互客气一番后，大家拗不过叶老率真的个性，只能依从。遂以千元之价，归叶老收藏。当晚由父亲做东，四人去葑门外广南居饭庄用餐。民国时期，苏州饭店有饭帮和菜帮之分，饭帮场面大，可摆 20 桌以上，但是，菜肴较粗。广南居属菜帮，场面虽小，环境雅致，菜肴精致可口，叶老十分赞赏。

张叔驯自得“大齐通宝”后，曾让人翻制数品，亦赠叶老一枚。叶老集泉不多，然恶赝品，碍于情面而收下。这次得佳品后高兴地说：“此泉为我最得意者！”王荫嘉先生说，“美品大齐压全局，叶老雄踞，泉界有幸！”叶恭绰是见过大世面，当过领袖的人，考虑向来周全。得此泉后，不久，他却说，美品“大齐通宝”，只是自爱之物。不便示众，既不愿因压倒张叔驯而使其不悦更不愿受人吹捧。叶老的收藏境界之高，于此可见！

抗战爆发，张叔驯出走美国，叶老暂避香港。1940 年，罗伯昭先生定居上海再度组织泉币学社。一日，泉友中，又有人说到张的“大齐通宝”，不集古钱的吴湖帆先生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叶老也藏有‘大齐通宝’。”此人竟去信叶老处探询，言词中似有不信之意。1941 年 5 月，《泉币》七期 53 页有叶恭绰先生致丁仲祐（福保）一信。全文如下，

仲祐先生：复示敬悉，泉币杂志亦已收到。属书封面，由陈仲壁兄寄上，计已收到矣。另由费範九兄送上捐款五十元，亦计洽收。弟年来一切本无兴趣，兹诵新出刊物，不免有见猎之喜。昔收各品，亦间有在港者，兹就近日同人注意所及者，择数品拓呈，以供参考，未及一一说明。想读者皆内行，亦无待细说也。至于大齐一品，某君言外似有不信之意，弟不愿出以示众，致邻诤辩，弟昔年早得一品，乃翻铸品（亦非近作乃出自端午桥家）从不示人，平生最恶标榜，且藏泉有限，亦绝无与任何人争胜之心，殊不愿人之轻于忖度也。此布 即颂 大安！

弟恭绰 卅年六月十四日

1941 年初，丁福保致信叶恭绰，请他为《泉币》题写封面，他写好寄到上